

第一章	
复活的怪物	001
第二章	
出外勤	010
第三章	
密室	023
第四章	
女人和木柴的交易	033
第五章	
鬼楼	047
第六章	
被隐藏的十三楼	066
第七章	
逃跑警告	083
第八章	
断粮	093
第九章	
鬼市	102
第十章	
诱人的合作	115
第十一章	
浮出水面的真相	123
第十二章	
进击食品加工厂	141
第十三章	
离奇消失的飞机	161

第十四章 激战感染者	169
第十五章 得 救	187
第十六章 丰厚的回报	196
第十七章 摩斯密码	204
第十八章 仙人跳	213
第十九章 秘密基地	227
第二十章 闯入者	236
第二十一章 阿修罗印	249
第二十二章 末日堡垒	261
第二十三章 熟 人	273
第二十四章 不老药	287
第二十五章 对抗黑衣人	296
第二十六章 无名碑	317

## 复活的怪物

六个月前。

我把一张餐巾纸蒙在嘴上蹲下身子，不停闪烁的汽车尾灯照在我的脸上，在一明一灭的黄光中间，我看到他满身泥土，像一只破口袋一样摔在地上，车轮从他的腿部一直压过去，停在他的头颈之间，卡罗拉的车身虽然算不上重，但是一吨多的力量还是把他的脖子撕裂了一半，一个巨大的伤口出现在他的锁骨上方，就像是海鲜排档某种大张着嘴的不知名怪鱼。他的头颅被撕开的瞬间喷出了大量的鲜血，现在已经凝结成让人倒胃口的暗红色，他的眼睛瞪得滚圆，嘴也大张着，在我看来，他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我撑着膝盖站起来，大腿肌肉传来一阵酸疼，整个脑仁像是

被人掏出来摔在墙上之后又重新塞回去一般，只要轻轻晃一晃就木木地疼。昨晚的纵情作乐让我的身体有点发虚，一阵酒味从胃部一直涌到喉咙口，留下恶心的灼痛，我打了个嗝，泛上来浓浓的酸臭味。该死，再也不喝酒了！我在心里第一千八百一十一次痛下决心。

“我不知道……他从栏杆上突然跳下来，我根本看不到他……”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不停地抹着脸，向她前面的交警说着什么。

“当时你车速多少？”交警一边在事故认定书上写字，一边问。

“我……我不知道……大概……时速四五十吧……”中年妇女一边抽泣一边回答，脸上的浓妆被眼泪弄得一塌糊涂，手脚都在不停地颤抖。

我往路的两头眺望了一下，因为发生了这起车祸，这条单向四车道的马路已经被堵得严严实实，所有的车都慢慢地绕过我们。一些司机摇下车窗好奇地向这边张望，等看到那个巨大的伤口，又惊呼一声，立马别过脸去，露出惊恐和恶心的表情。

事故发生在早高峰，这条路是钱潮市的南北主干道，虽然路很宽阔，限速 80 公里 / 时，但车流汹涌，就算是舒马赫来，在早晚高峰也未必能开到 60 公里 / 时，基本上，大家都是以时速二三十公里的速度走走停停，这样的速度撞到人，不大会出现死亡事故，有很多甚至都不会留下擦伤。但低速车辆碰撞行人，最怕的就是行人没有被车头撞开，而是被卷入了车轮底下。

这是一条全封闭的道路，两边都用铁栏杆挡住，过街需要走天桥或者地道，本不应该出现行人，这起车祸，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机动车的责任。但新交通法规定，为了照顾弱势群体，无论车辆是否担责，机动车都要承担一笔不菲的赔偿金。我不禁对这名哭哭啼啼的中年妇女抱以同情。

“您的保单……”我走上前去对中年妇女说道，同时把剩下的半包纸巾递给她。

“谢谢……保单在车上，我去拿……”她接过纸巾抽出一张，轻轻擦了擦眼角，被眼泪晕湿的眼影和睫毛膏顿时擦出两条黑色的痕迹，原本雪白红润的脸此刻露出一块一块暗黄的底色，细密的鱼尾纹也在眼角显露出来。这女人的年纪比我预计的要大很多。

“啊……”女人走到自己车前面，看到躺在车轮下的身体，不禁一声惊呼，一头扎到我怀里号啕大哭起来，“我……我不敢……”

我尴尬地看了看交警，只见他用一种戏谑的表情看着我，还耸了耸肩，我只好摇摇头，轻声安慰了女人几句，然后说：“在哪里？我帮你去拿。”

“在副驾驶座前面的箱子里……”女人似乎也觉察到了尴尬，离开我的肩膀抽泣着说。

我拍拍她的后背，然后朝车子走过去，幸好那人是被压在左后轮下面，我想。我坐上副驾驶座，车里的收音机还开着，音响里传出歌声：“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时

不我与的哀愁……”我把收音机关了，车厢里顿时安静，透过挡风玻璃，我看到交警嘴巴一张一合，正对着步话机说着什么，就像是晚上看电视把音量调到最小，只隐约传来模糊的声音。

我打开手套箱，里面塞得满满的，都是一只只牛皮纸文件袋，我打开一只，发现里面是购车合同还有五年前新买车时的保单还有税单等，我接连打开几只，都是已经过期的保单，还有崭新的车辆说明书，大概从买来到现在都没看过吧，我一边想，一边抽出最底下的一只袋子，打开文件袋的绳圈，“中国××电话车险”几个字露了出来，我看了看时间，是今年的，大概是被车主顺手塞在了最底下。

我正想开车门下车，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就像猫用爪子抓挠铁皮。我愣了愣，朝身后座椅上看去，发现只有一个龙猫公仔，除此空无一物。我又凝神听了听，声音不再出现。这时一阵尖锐的警笛声传来，我看了看后视镜，一辆救护车在车流中穿梭而来。

现在还来干什么？不是应该直接派殡仪馆的车来吗？我叹了口气心里暗忖。我开门下车，交警用几个三角警示锥在卡罗拉周围围出一个方便救护作业的空间。救护车直接停在卡罗拉后面，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从后车门拉出一副担架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

所有人都知道他没救了吧，我心想，心里一阵难过，当了这么多年理赔员，人命车祸也见了不少，但始终不像刚参加工作的

时候老理赔员说得那样能慢慢习惯，晚上一个人的时候，这些惨死在车轮下的冤魂总是会出现在我眼前。

也许我该换个工作，或者找个固定女朋友？我心想，视线又看向车轮下的身体，这人是谁？他在什么地方工作？有没有妻子儿女？如果有，他们今后又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

这时候，我看见那条露在车身外面的腿突然抖了一抖！

我挥舞着双手大喊，医生万分惊讶地冲过来，我们合力抬起车子，“他”突然从轮子下面窜出来，一口咬在离“他”最近的医生脖子上，鲜血喷出老远，“他”又扑向身旁的交警，我吓得大喊，“他”慢慢地转过身来，用一双已经没有瞳仁的灰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一个激灵从梦中醒来，全身上下已经被冷汗浸得湿透，心脏跳动的声音在我耳边扑扑作响，半年过去了，第一次见到索拉姆病毒感染者的一幕还是屡屡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在一片漆黑中喘了一阵气，慢慢让自己的心跳平缓下来，我看了看手表，凌晨四点，手表上IWC三个字母闪着微微的光。现在要得到这样的奢侈品比以前容易得多，只要你杀死一个生前足够有钱的感染者就行了。

地上的湿气透过薄薄的毯子不断冒上来，让我刚收干冷汗的脊背一片冰凉，虽然才初秋，但日子似乎比以前冷得多，不知道紧接而来的冬天要如何度过。最要紧的还是吃的，距离上次我们

获得像样的食物已经过了好几天，附近能找到的食物越来越少，我们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搜寻，这也意味着被感染者或者同类袭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一阵胡思乱想之后，我更睡不着了，下腹部的坠胀感也越来越强，我索性披衣而起，借着窗外射进来的微弱的月光，小心地迈过横七竖八的几条腿，推门走到院子里。

下水道在灾难一开始就停止工作了，所有的室内马桶都失去了功能，不仅不能冲走污物，还会不时地往外面反涌，当然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水来冲马桶，大多时候，水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不得不用水泥把马桶完全堵死。

我走到院墙下面，我们在那里挖了个深坑，架上两块木板，又在周围围了一圈篱笆，做了一扇简易的门用来当厕所。我看了看门上挂着的木条子，是“没人”的那面朝外，但我还是轻轻地咳嗽了一下，稍等了片刻，直到确定里面没人才推门而入。

明明尿意旺盛却久久尿不出来，终于尿出来了，也是像漏水的水龙头一样，滴滴答答，冲出没多远便绵软无力地落下，我感到尿道一阵灼痛。

因为缺少饮水，而且个人卫生极为糟糕，洗澡更是一种奢望，也没有换洗内衣裤，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尿路感染。这是我们的同伴李瑾李医生说的，她说如果不加以治疗，炎症可能会顺路而上，引起前列腺炎、膀胱炎、肾炎……

但这只是非常小的小事，在这个随时会被感染者咬死，会被



同类打死，会被野狗撕碎，会随时因为一点点小伤口而感染死掉的时代，这点小事简直不能算病痛，我们唯一要考虑的是今天，是现在，是下一顿饭在哪里，是下一秒钟怎么活下去，而不是某种在三年以后可能会引起麻烦的隐忧。

终于滴完了，我抖了抖放水工具，打开柴门往大门口走去，一路上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菜苗，冯伯播下的胡萝卜、油菜、大白菜、蚕豆刚刚发芽，这是我们今后自给自足的希望，绝不允许破坏，如果我不小心踩到几颗，只怕要被赶出去喂感染者了。

“谁！”黑暗中传来三毛的一声低呼。

“我！”我赶紧回应。

再走了两步，我看见三毛竖着那把95式突击枪对着我，直到确定是我，他才慢慢把枪放下来。

“睡不着？”等我走到他身边，三毛问。

“嗯……”我把身上的单衣紧了紧，在他对面的石墩子上坐下。

三毛叹了口气，重新抱着枪倚在门边，不时凑近铁门的观察孔看看外面。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三毛从他外套的口袋里摸出一支烟，转过身很小心地用身子和墙挡住风点着了火，抽了起来。

我闻着烟味，忍了片刻，最终没忍住，也从兜里掏出一包烟壳已经稀烂的“利群”，从里面拿出小半根抽剩下的烟头。

“嘿……”我冲三毛点头，“借个火！”

三毛很不情愿地把打火机递过来，我也用跟他一样小心的姿势点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带着霉味的烟雾冲进气管直达肺部，胸口轻轻地一麻，脑子也感到一阵微醺，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其实我几年前就戒烟了，但在感染者危机之后，我又复吸了，毕竟当初戒烟是为了身体，对现在这种状况而言，一个三十年后才会引起的威胁变得那么的可笑。

也许大家都这么想，所以在这个让人绝望的时代，最贵重的可供交换物资的东西，竟然不是食物，不是卫生用品，甚至不是武器和药物，而是香烟和酒精！也许这些东西能让人暂时忘记那些可怕的东西，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看见有人把自己灌个烂醉，然后呼喊着想出去要和感染者单挑，当然最终就是被感染者撕咬，自己也变成一样的活死人。也许酒精能给人直面感染者的勇气，或者是让自己去死的勇气……太多的人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在感染者爆发的一开始，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死者，不是死于感染者，也不是死于饥饿，而是自己结束了生命，但是即使如此感染者也没放过他们，这些尸体，只要没伤到头部，在他们死后的几天内，又会重新复活，变成他们最恐惧最不想面对的东西……

“你听说了吗？说千山湖那边，还有军队在抵抗……”三毛眼睛看着外面，幽幽地说道。

“嗯……”我低声嘟哝。

“还有海上，听说现在有几个小岛还是安全的，现在很多人都往那边走，听说部队打算把群岛中的一个岛清理出来，作为以后反攻的基地，还有几个钻井平台，那里安全又有燃料……”

“唔……”我又心不在焉地吐了口气。

“你不想出去吗？”三毛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这里待不了一辈子，总要出去的……”

“可是怎么出去呢？我们连往外走几里路都困难……”我把烟头抽的只剩下过滤嘴，直到闻到一股恶心的焦糊味，才把它扔到地上踩灭。

三毛叹了口气，把脸重新转向了外面。

## 第二章

### 出外勤

我们四个人站在门口，等着三毛把大门打开，我回头看了看，冯伯和陈阿姨两人已经在园子里侍弄他们的菜苗了，冯伯见我回头看他，扬起手朝我挥了挥，我把右手高高地举过头顶，朝他比了个大拇指。

大门缓缓地打开，阳光直射到我脸上，让我眼前有些发黑。

“走！”我旁边的老吕轻呼一声，推着独轮手推车当先走了出去，他背上的95式步枪枪口在太阳下面猛地闪了一下。

我摸了摸系在左腰部的砍刀，抓紧手里的撬棍，快步跟上。

“不用怕，这种地方不会有成群的感染者。”走了几分钟之后，我看着一边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地杨宇凡忍不住说道。

“你……你你……怎么知道？”杨宇凡前几天刚加入我们这个

小团队，今天第一次出外勤，显然被吓得不轻。

“大家都知道，就你不知道。”林浩揶揄道，他手里提着一根约两米长的金属杆，一头用钢筋焊了一个圆弧形，就像是西游记里沙僧用的月牙铲。

“我我……我不是……不是没出来过嘛……”杨宇凡略显尴尬地说。他是一个游戏迷，危机爆发的时候，他正窝在家里昏天黑地地玩一种单机游戏，直到一个月后，断电断水，他才感觉到不对劲，但那时他家外面已经全是感染者，出不去了。幸亏他爸是开小卖部的，他的家同时作为仓库，囤了很多的零食、饮料、方便面之类的食物，让他支撑了后面的两个月。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有咸菜吗”，所以他对外面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

林浩咧开嘴哈哈笑了几声。

我皱了皱眉头，紧赶几步远离他们。不是我讨厌他们，而是像他们这种愣头儿青注定活不了很长时间，我不想和他们交朋友，不想知道他们是干吗的，甚至不想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样，在感染者咬到他们的时候，我才能头也不回地离开……我们这个团队最开始有二十多个人，不断地有人死去又不断地有人加入，到今天只剩十二个人，而从最开始一直留到现在的，除了收留我们的冯伯和陈姨，就只有我、老吕和三毛了。

所以，我不想交朋友！

我们走到江边，我把身上挂着的几个4升装的矿泉水桶拿下

来，然后跪在岸上，拿着水桶伸下水去灌满。在我们身边是那座被拦腰炸断的过江大桥，在桥面断裂的地方，那些钢筋面目狰狞地扭曲着，像是某种可怕的怪兽。

我必须非常小心那些潜藏在水底的感染者，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它们不需要氧气，不用呼吸，即使待在水底很长时间也不会死。它们会像鳄鱼一样潜伏在水里，等我们走到岸边取水或者清洗的时候，会突然从水里冒出来，把我们拖入水底。

有人据此说感染者是有智慧的，说他们会像老虎、狮子一样，隐藏自己的身形，只等猎物接近自己的那一刻。可我觉得它们只是恰好被水流冲到那个特定的位置，因为没有声音、气味的刺激，使它们进入了某种休眠状态，而当人们把手伸进水里，拍打水面的时候，就像是按了在休眠状态电脑的键盘，瞬间把它们唤醒了。

我们把所有的水桶全灌满水，然后移到岸边一处向阳的地方，让阳光暴晒。紫外线会帮助我们初步消毒。这些江水，看起来清澈甘冽，但是水底却潜藏了不知道多少感染者，虽然直接喝这样的水并不会让你感染病毒，但是大多感染者身上的肉都已经腐烂，藏匿了太多致病细菌，我最初的两个伙伴就是喝了这里的生水，上吐下泻而死的，但我们没有足够的燃料把水烧开饮用，有时候只能冒险。

我们继续上路，小心翼翼地穿过江岸边的废墟，这里曾经爆发过阻拦感染者潮的大规模战争，成片的房屋被大炮轰塌，遍地

是断壁残垣，但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力在感染者面前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就像老吕说的：“武器？那是造出来对付人类自己用的，最大的作用不是作战，而是威慑，而感染者不是要打败你，不是要占领你，它们是要让你变得跟它们一样，任何威慑对它都没有用！”我觉得老吕说这话的时候像一个哲学家……虽然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个小偷。

“小心脚下，不要被爬行者咬了！”老吕转头对我们说。

爬行者是指那些腿脚受了伤，失去了行走能力的感染者，他们只会在地上爬行，虽然算不上有太大的威胁，但他们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像蛇一样悄悄靠近你的身边，给你的脚踝咬上一口，尤其是这种废墟地带，有些感染者会被倒掉的墙壁、横梁什么的压在下面，甚至只露出一个头颅，它们看起来灰头土脸，一动不动，好像已经完全死去，但当你一靠近，它们就会突然活过来，而你，只要被它们的牙齿轻轻地碰一下，哪怕只是擦破点皮，不久之后，你就跟它们一样了，没有人能救你！

我们小心地绕过废墟，后面的马路上，一辆坦克孤零零地停着，车身上锈迹斑斑，上面的机枪早已被人拆走，我看到坦克履带上长出了几丛野草，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反攻真是比所有人想象的要快得多。

一个穿迷彩服的士兵倚着履带坐在坦克的正前方，他的太阳穴上开了个大洞，脸上身上的肉已经腐烂掉光，露出黑灰色的骨头。我每次经过这里都会看看他，看着他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消失，

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能这样安安静静地一个人烂掉，也算是一种幸福的解脱。

废墟后面是一个大型购物中心，但那里不是我们的目标。在危机爆发初期，有太多的人涌入这种购物中心、大型超市、粮油市场哄抢食物和水，结果就是给感染者送弹药，那里面现在的活死人成群结队，密度堪比国庆黄金周的西湖。

我们要搜寻的是没被破坏的小区。那里面当然也有感染者，但大多都被关在房间里，落了单的感染者对付起来相对容易得多，当然最好的就是某些小区保存完好的小卖部，很可能还存有大量的食物，更好的则是这些小卖部的临时仓库，这些地方不为大众所知，没有太大的风险，只要能找到一个，就会收获颇丰。比如杨宇凡家，我们就是通过一个小卖部的送货单找到地址的。

“祖宗保佑！”老吕嘴里念叨着，把一把齿形特别深的怪模怪样的钥匙轻轻插进防盗门锁孔，然后用一个螺丝刀的塑胶柄猛地敲了一下露在外面的钥匙尾部，接着他像是抚摸情人的肌肤一样小心又轻柔地慢慢把钥匙往外拔出一格，防盗门发出咔嚓一声轻响，老吕擦了把汗，又极为轻柔地向右边转动了钥匙，两圈后，锁开了。

“准备好了吗？”老吕抽出钥匙，深呼吸了两下，转头看看我，我早已把撬棍高高扬起，朝他点了点头。

老吕慢慢地转动门把手，“1、2、3！”他猛地把门向里推开，



林浩向前平伸着他的月牙铲，我举着锤子冲了进去。

没有感染者，我们仔仔细细地检查了所有的房间，什么都没有！我们这才放松下来，仔细观察起这套房子。

这是一个以前所谓的高档小区，我们进入的这套房子，若是在以前，便是众人羡慕的豪宅。五个房间，两百多平方米。主人在危机爆发的时候大概早早地离开了这里，所以家里并不杂乱，各种家具也都还如正常生活时候一样，整齐利落，只是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就好像主人只是出去度个假，随时要回来。

我看到老吕一声不吭地进了客用卫生间，心里暗骂一声，也马上抢先一步冲进主卧的卫生间。对于物质分配，我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除了食物、水和燃料，其他的東西，谁先拿到的便归谁。

我先查看了马桶旁边的卫生纸盒，里面有大半卷卷筒纸，我欢呼一声把它拿下来放进背包，卫生纸可是好东西，不过现在可没人舍得用它擦屁股，主要用来处理伤口，当然现在的人吃的素淡，大便干燥，也用不着怎么擦拭。

我继续打开洗脸池下面的抽屉，第一个抽屉里满满的都是化妆品，我稍微翻了一下，从里面检出一瓶润肤乳，便“砰”的一声把抽屉关上了。在下面的几个抽屉里，我找到了一管没开封的牙膏，几条干净毛巾，一包打开用过的夜用卫生巾，一瓶海飞丝洗发液，还有一版六节装的七号电池。这次收获还算让人满意，我把东西一一整理好，妥帖地放进我那个大号始祖鸟登山